



香岛烟云

马宁

中国华侨出版公司

香 岛 烟 云

马 宁 著

中国华侨出版公司

香岛烟云

马 宁 著

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

(北京北新桥三条4号)

发行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
印刷者 北京隆昌印刷厂印刷

开 本 787×1092毫米 32开本

字 数 90千字 4.5印张

版 次 1989年7月第1版

印 次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80074-71-4/I·54

定 价 1.30元

內 容 提 要

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祖国大陆烽火正浓，但在南国一隅的香港也不太平。《香岛烟云》以香港干诺道的“香港公寓”为舞台，展示了乱世香港各阶层人的生活与心态，如寡廉鲜耻的房东，投机钻营的汉奸文人，发国难财的商人，出于污泥而不染的新女性，身染恶习但天良未尽的下层小民，还有富人的醉生梦死，难民的苟延残喘，日本兵的横行霸道等等，无不栩栩如生，令人身临其境。

这部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中有其一定的地位。30年代反映南国生活尤其是香港生活的作品除《虾球传》外，还不多见，本篇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本书解放前曾三次印行，很受欢迎。解放后，由于作者命运多蹇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，作品也被禁出。这是解放后的初版重印本，也算是对历史的补遗。

《香岛烟云》新版前记

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，我正在香港，整整18天，生活在日军的炮火之下，真正体验到战时的紧张生活，跟香港各阶层大多数人民一样，很多时间都是在防空洞里度过的。那时，我寄居在香港海边的干诺道西一家四层楼上的小旅馆里，站在阳台上依稀可见九龙那边日军活动的情景。恰巧，这小旅馆里的主人和一位住客是暗藏的汉奸，因而，我又亲眼看见这些小丑的表演。书中所有的人物都是有原型的，甚至那只被称为“四姨”的黑猫，也并非虚构的。自然，我笔下人物的活动也不是虚构的。这本书可说是反映太平洋战争时香港各阶层人民生活的纪实小说，我是顺手抓来，呼之即出的。因为真实地反映了太平洋战争时香港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场景，所以得到国内外读者的欢迎，在桂林印了两版，香港印了一版，都很快地销售光了。

这里应该提一提，当时茅盾同志对我这部作品曾给予莫大的鼓励，他说这部书是唯一用小说的形式反映这场丑恶的战争的，书中的人物“可爱的可爱极了”，“可恨的也可恨极了”。人民大学出版的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中，还提到茅盾同志在《读书杂记》一书评到这部小说，认为茅盾“可惜对这认识价值未置稍多稍明确的论说。”我自己认为：并不是因为我写得好，而是当时所见所闻确是惊心动魄，所以它

才受到读者欢迎。

可惜解放后我受到不公平的待遇，发表作品、出版作品都受到人为的阻挠，这部书也象我解放前其他七部中篇小说一样，遭受到被禁闭的命运，这是同时代人都没法解答的问题。现在我们应当感谢中国华侨出版公司，他们决定印行我的作品，他们的精诚善意给我以莫大的鼓舞，我有生之年要坚定不移地尽心写好大长篇《红的世家》作为答谢，并且要力争写得更动人更好些。《红的世家》的第一部《香港小姐奇婚记》，已在文化艺术出版社排印中，它可能与这部旧作和读者相继见面。我诚心接受文艺评论家和读者们的批评、指导。

马 宁

1988年11月30日福州

目 录

- 一 空中楼阁..... (1)
- 二 半斤八两..... (5)
- 三 风流种..... (10)
- 四 香港之夜..... (14)
- 五 耗子也有两只脚的..... (16)
- 六 她今年16岁吗? (21)
- 七 盖了指模是反悔不得的..... (26)
- 八 我还会喊叫的..... (30)
- 九 可怜，都是娘养的..... (33)
- 十 她值150块港币..... (39)
- 十一 你要活着..... (43)
- 十二 我们只有两只手一双赤脚..... (48)
- 十三 战争终于发生了..... (53)
- 十四 动乱场面..... (60)
- 十五 防空洞里的倾谈..... (64)
- 十六 12月13日..... (69)
- 十七 领津贴也是一种职业啦..... (74)
- 十八 歇斯底里的“皇冠”..... (79)
- 十九 尸首的街市..... (83)
- 二十 聪明是饿出来的..... (89)

二十一	义勇军的故事.....	(94)
二十二	米·姨太太·乌龟的故事.....	(100)
二十三	战争使人发生爱情.....	(105)
二十四	尼赫鲁是谁?	(110)
二十五	香港完了，我也完了!	(117)
二十六	卖咸鱼的文化人.....	(122)
二十七	自由中国在我们的前面.....	(129)

一 空中楼阁

黄色的出租汽车响了一回喇叭，就往西直驶去了。这里已经不是新加坡的丹绒巴葛码头，而是香港的干诺道。坐在车里的乘客，一个是穿着黑缎长衫的高大胖子，一个是穿着浅灰色哔叽西装的矮小胖子。那个高大胖子，身長6尺2寸，体重280磅，剃光的头上长着稀疏的白发，看来已经是60以上的年纪了。他的脸因为脂肪过多而下垂着，紧紧地压着那个短细的下巴，脸面上有不少的黑白斑点，鼻头高挺而肥厚，兔唇，鼠眼，长着黝黑多毛的粗掌和笨重的腿脚，宽大的胸膛下面是一个臃肿的巨腹。坐在他旁边的矮小胖子这时正在亲热地注视着那高大胖子。他的模样简直和高大胖子一样，只要减去1尺2寸的高度，再减去50磅左右的重量，加上几根灰黑的头发，一个比较年轻的脸孔和比较好看的眼睛就得了。

矮小胖子注视了那高大胖子一会儿之后，便用愉快的口气叫道：

“哥哥！你好象还是没有变，你看我变得多吗？”

“不！不！”那高大胖子说话时，下垂的脸肌就摆动起来。“我苍老多了！你的样子和8年前还是差不多，记得我那次从厦门送你上船去新加坡时，你不过是一个小店主，听说这次的欧洲大战已经帮你把经济恐慌时代的损失都捞回来

了？你现在是一位大老板了，是吗？”

弟弟突然听到哥哥关心起了自己的财运，不禁起了一阵寒栗。哥哥还象从前那样，老是用那鼠眼奸猾地直瞪着人，紧绷着的嘴唇，不知隐藏着多少秘密。他想起这位一向在国内鬼混的哥哥，无所不敢、无所不为的哥哥，自从在厦门勾结日本商人印伪钞，事发入狱，由他花了数万元赎释以后，仍然不改前非，总是自己一个人到处鬼混，近年来又跑到香港开起香港公寓来，身边有了姨太太，就不管自家的妻子儿女们的衣食和教养，借口国内不太平，把他们都送到新加坡去投靠了弟弟。现在，在弟弟的面前不仅不问起妻子儿女，却一心想着弟弟的财产。想到这里，他心里实在觉得不愉快，便冷冷地答道：

“钱是赚了些，可钱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，而是辛苦地积存起来的。你看我比你小10岁，可不也是白发满头了吗？”

“不，弟弟！我并不是说你这个……我是说，你如今也算是个资本家，这次来香港也可以干个投机事业了！”

“投机事业？你说的是……”

哥哥愉快地微笑着，膘眼注视着窗外，他那胖大的脸面映在玻璃窗上，有如摆在香案桌上的一只猪头。他把一只巨掌拍在弟弟的肩膀上，说道：

“弟弟！香港是一个天堂。只要有钱，就是什么坏事也可以公开做出来，只要你不在英国人的头上动土，就没有谁来管你！”

弟弟迎着车头吹进来的10月凉风，解开了纽扣，伸伸懒腰，吐了一口气，懒洋洋地答道：

“哥哥！你真是老当益壮，怎么还天天只是想发财？”

哥哥把头凑上去，笑道：

“弟弟！你真是一位老实的华侨！你要知道，在香港有多少事情好做。譬如说，国币的买卖吧，只要我们敢买敢卖，就可以兴风作浪，发他几百几十万！再不然，贩运东洋货，换个标准国货的牌子运入内地去，利市何止10倍！”

弟弟避开了哥哥的视线，朝车窗外看。这时汽车正从先施永安公司门前驶过，接着映入眼帘的是那专做国币买卖的小兑换庄，五花八门的洋货和各式各样的国币就象雨弹似的直射入他的眼里。他紧闭起双眼，往后一靠，答道：

“发财有什么趣？我在南洋几十年，哪天不是在想发财？现在钱虽然有了，但是精神上并不痛快。这次我是特地避开了妻子儿女来香港解闷的！我是特地来香港花钱的！”他加强口气叫道：“你听清楚吗？我是特地来香港花钱的！来寻找快乐和刺激的！我现在不乐他一乐，眼看就要进棺材了！钱是不能给我带进棺材里去用的！”

哥哥吃惊地抓着头皮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对于弟弟，他是了解得太少了，他和弟弟虽是同父母生，可是一个一向是在国内鬼混，三教九流，工农商兵都干过；一个是年少南渡，从小伙计做到大老板。哥哥所能知道的只是弟弟有钱，弟弟代理的德国颜料存货已经是利市数十倍，弟弟经营的澳洲面粉也是涨风直上。战争帮助了弟弟，弟弟是应该快乐的！不错！弟弟是应该乐他一乐的！于是他便眉飞色舞起来，用肩头挤着弟弟，叫道：

“不错！弟弟，我记起来了，你也是喜欢玩女人的，而香港就是女人多的世界。什么货色都有，哈哈！”

“哈哈！”

上海的士在干诺道西的一家店铺门前慢慢地停下来，也学着他们的口气叫道：

“哈……哈……”

他兄弟俩刚步下车来，弟弟开发车钱的手还没有抽回来，即刻就有一群褴褛的饥饿的难民奔上来，贪婪地看着那些车资落到车夫手上去，一齐伸出瘦黑的手，叫道：

“发财的老爷，救救命吧！”

弟弟打算找零钱来给难民们，可是被他哥哥肥厚的巨掌阻止了。哥哥指着那最高的一层，叫道：

“弟弟，那最高的第四层楼就是我开的香港公寓！”他瞥了那些难民一眼，便急步走开去。

“走吧，香港的难民比六月天的苍蝇还多；你一个人是救济不了的！”

弟弟急忙地跟着哥哥走开，抬起头来看着那第四层楼。即刻就有一个明显的标记引起他的注意。只见那阳台栏杆边上横挂着一块招牌“香港公寓”，下注：“代理各港船票，招待某属同乡。旁边的水门汀柱上写着一副对联，上款是：空中楼阁；下款是：世外桃源。

他们兄弟就在一群黑手的追逐下，踏上了那直上第四层楼的黑暗的阶梯。

兄弟两人一走上第四层楼的边门时，都喘得象伤风似地咳嗽起来。

“哥哥，你这公寓设得太高了，简直就象登天呵！”

“不错，弟弟，”哥哥抓着弟弟的手，“我的公寓是名副其实的空中楼阁，世外桃源。我不逢着大事情是不肯轻易

离开的。进来吧！”

他们走了进去。第一个迎上来的是一位打扮得摩登的女人，穿着一件玄色的短旗袍，花头的布鞋子，满脸雀斑，满身香水，粉搽不匀，圆蛋脸尖梢眼。她翻起眼，撒娇似的叫道：

“唉呀！我的脚都站软了！好容易等到了，啊啊，叔叔！你们兄弟俩真象是从一个模子里出来的菩萨啦！”

这位女人，公寓里的人都叫她“香港姨太”，她是哥哥倪公羽的三姨太，她这样地叫着叫着，弟弟倪华章也就不待他哥哥介绍就猜出她是谁了，便低声“哦，哦”地应着。

二 半斤八两

“这位就是我们的同乡，鼎鼎大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张灰先生，他住在公寓的第三进。他每月领津贴编杂志，编的是《世界与祖国》半月刊，这是专门给海外华侨看的宣传品。你看过吧？”

倪公羽这样介绍着，用意显然是要借此奚落张灰一顿，因为他预料他弟弟不一定看过这杂志的。而被介绍的张灰先生，是一个不很胖的小白脸，头发搽得亮油油，他双手插腰，行了两次80度的鞠躬礼，自己介绍道：

“小弟无才！《世界与祖国》不知道在华侨里有什么影响，希望你批评批评！”

吕庆云——香港公寓里的财神，是一个黄脸孔小身材的中年人，他穿着比张灰更上眼的西装，这时觉得说话的机会

到了，便替张灰说下去：

“张灰先生是留日的名家，他刚才和我们谈论来栖使美与太平洋战争问题，他以为这是日本为了要实行北进讨好英美，太平洋战争不致发生……他最出名的理论是苏联是法西斯蒂国家所要进攻对象中最弱的一环，预料苏联必败！不过《世界与祖国》虽是领津贴出版的，可是百物昂贵，开销很大，幸得，幸得……”

张灰给吕庆云一个眼色，要求他勿往下说去，吕庆云也就适可而止，倪华章既未曾翻过《世界与祖国》杂志，自然不便批评，便乘机朝着吕庆云问道：

“我们象在新加坡见过一面吧！”

张灰不待吕庆云自己说出口，便争着代他答道：

“你们从前见过面的吧？不错，他从前在荷属东印度，后来在马来亚，现在在这公寓的二进开设公记栈，专门运销南洋土产和沪港洋货；上个月美金大涨，国币下跌，他做上海的国币黑市买卖，一次就捞进280万元，真是商场健将，理财名手！同乡之间，难得的奇才！”

“都是奇才！都是奇才！”

倪公羽象好意又象讽刺地插嘴道。

“真是奇才！奇才！”

倪华章也带着笑意叫起来。

这下，才有香港姨太说话的机会，她指着“阿片仙”叫道：

“还不倒茶！”

这才引起大家的注意，原来公寓里的差役“阿片仙”老四和“腐尸汁”阿六，在倪华章他们进入客厅以后，就一直

给遗忘在西装革履群之外，既无插足之地，也无说话的机会，无聊地带着鄙视的眼光站在那客厅与阳台中间的玻璃屏风边。“腐尸汁”阿六捷足先登，比“阿片仙”快一步倒了一杯茶，便朝倪华章送上去，“阿片仙”就倒了第二杯茶给老板倪公羽送上去。吕庆云乘机说今天新加坡船到，又有3000包仰光米运来，要出去走一趟，就告辞了。张灰便同香港姨太闲谈起来，并且答应替她再买几包头痛散，因为她的头痛说不定又要发作了……

倪公羽喝了半杯茶就把杯子交还给“阿片仙”，然后就躺到他那闲时不离身的“贵妃床”上，对他弟弟介绍起“阿片仙”和“腐尸汁”来：

“这位是‘阿片仙’，没有阿片过不得日子！客人的袜子也偷，银包更是不客气！上次给我赶出去，这次又找上门来，死也不肯去了。你有钱还是放在我的铁柜里妥当……”

“阿片仙”急得几乎把杯子掉落在地上，一边放回杯子一边解释道：

“我是发誓不抽阿片了。这东西害我弄得人不象人，鬼不象鬼！偷，这是更不愿意干了！要是再敢抽阿片就是王八——就是鬼养的！要是再偷东西，我就——”他指着外面的海，“往那里一跳，再也不敢见人了。我的原名是‘老四’，‘阿片仙’是老板起的号！”

“腐尸汁”阿六以为倪老板对他会嘴下留情，没料到倪老板说出了他的秘密：

“这位是‘腐尸汁’，臭得比死人汁还臭！过去也是阿片一斤，米一两过日子的，现在好象改掉了！但是纸烟不离口，只恨他的爷不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大老板。晚上玩到

半夜三更才回来，早上睡到日出三丈还不动！但他对待客人倒有一手本事，所以还是留他在这里混下去。”

阿六让老板介绍完毕，就恭敬地从倪华章手里接过杯子，双手捧着杯子，自己认了是非，答道：

“报告！”他还沿用着他过去当兵时的规矩，说到“报告”时便伸直了腿，“报告小老板，小的自知无用，但希望慢慢学做一个好人，俗话说：浪子回头是岸！我的原名是吴必胜，人家多叫我阿六，‘腐尸汁’是老板以前替我起的号，现在大家都叫惯了，这，这实在也不关事！只要——真金不怕火，叫什么都没有关系！”

这两位差役引起了倪华章异常的观感，他觉得哥哥这样地介绍甚有趣味，这比在新加坡看“大世界”的文明戏还有意思。他觉得阿六那瘦瘦的高身材并不讨人厌，那立正请示的样子显出他是个有经验的人物，说不定心怀大志，他日要出人头地。而老四的小而瘦的样子，也引起他的同情，他因为戒烟，“营养不足”，双腿浮肿起来，这首先引起他的怜悯。他从衣袋里掏出两张5元港币，分给他们两人，一边说：

“随你们做什么用，就是去大抽一回阿片烟也可以！往后要好好做事！”

老板倪公羽双手往空间一抓，从“贵妃床”上跃起来，叫道：

“不错，不错，小老板赏你们的风，你们也要给小老板接风，你们说是不是？”

阿六和老四眼对眼瞪了一下，他们手里的5元港币象突然升起翅膀要飞起来似的，急得答不出话来，倪公羽也看

清楚他们的狼狈，反而觉得高兴，便接下去说：

“不错，不错，你们一定要接小老板的风，那么，你们每人出3块好了，留下两块零用，不够的，我把你们11月份的工资先凑出来，等下阿凤买菜回来，再叫她去办菜来家里煮，上馆子不上算，真的不上算。好吧，就这样办吧！”

倪华章讨厌地低下头来。这个安排给他一个不愉快的回忆：“哥哥还是刻薄如昔！”他的哥哥不接他的风也罢了，怎好叫差役破费呢？他插嘴道：

“哥哥，算了吧，我在‘答厘’里吃得满舒服，就不用接风吧！”

“什么话！什么话！你赏他们的风，难道他们就不必接风，俗话说‘礼尚往来’，好吧，腐尸汁，阿片仙，今天小老板赏你们的钱都拿去好了！接风的菜我先来代办，从你们以后的工资扣回就是了。这就行了，这就对了。”

倪华章再要提出意见来，而阿六和老四却已懊丧地点头同意。倪公羽哈哈一声，表示十分满意，一个倒葱，就躺倒在“贵妃床”，肚子挺得高高的。突然，不知从哪里钻出了一只肥大得象一堆黑炭似的大黑猫，叫了一声，翘起尾巴，往倪公羽的大肚皮上一跳，倪公羽就翻身跃起，抱着黑猫，向弟弟介绍道：

“弟弟，你看我这只宝贝，它黑得就象炭，晚上抱着他睡觉当得一炉火！我不在家，它就到隔壁屋里找它的姘夫大花猫去，我一回来，它就不离开我了！”

早已退坐在柜台后面的香港姨太这时便飞奔出来，朝着倪华章嘻笑道：

“叔叔，我还没有介绍哩，这只‘黑猫’是你哥哥的‘四